

啼笑因緣續集

啼笑因緣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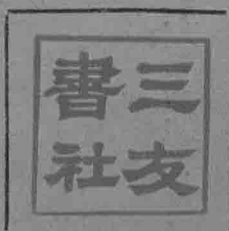
張恨水著 李浩然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再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憑不章無
權劇編及權製攝影電留保

啼笑因緣續集

每部定價洋壹元

著者 校訂者 出版者 印刷者 總發行所

上海代售處

張恨水 嚴獨鶴 三友書社 協興印刷所 三益書局 百新書局 大眾書局 青光書局 新文化書局 大東書局 啓新書局 三星書局 文華美術公司 春明書局 漢文淵書肆



作者自序

啼笑因緣問世以來，前後差不多有四年，依然還留存在社會上，讓人注意着，却出乎我的意料以外。有些讀者，固然說這是茶餘酒後的東西，一讀便完了。可是也有些讀者，說在文藝上，多少有點意味。我對於這一層，都不去深辯，只是有些讀者却根據了我的原書，另做些別的文字，當然，有比原書好的，可是對於原書，未能十分瞭解的，也未嘗沒有一個著作者，無論他的技巧如何，對於他自己的著作，多少總有些愛護之志，所謂「敝帚自珍」，所謂「賣瓜的說瓜甜」。假使這敝帚，有人替我插上花，我自是歡喜。然而有人塗上爛泥，我也不能高興。

在三年以來，要求我作啼笑續集的讀者，數目我不能統計，但是這樣要求的信，不斷的由郵政局寄到我家，至今未曾停止。有人說，你自己不續，恐怕別人要續了。起初我以爲別人續，就讓他續罷。可是這半年以來，我又想着，假使續書出來並不如此

我所希望的那樣圓滿，又當如何呢？原書是我做的，當然書中人物，只有我知道最詳細，別人的續著，也許是新翻別樣花。爲了這個原故，我正躊躇着，而印行原書的三友書社，又不斷的來信要求我續著，他們的意思，也說是讀者的要求。我爲了這些原因，便想着不妨試一試。對於我的原來主張，不必續，不可續，當然是矛盾的，然而這裏有一點不同的，就是我的續著，是在原著以外去找去路，或者不算完全蛇足。這就是我作續著的原起。其他用不着「賣瓜的說瓜甜」了。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二日張恨水序

萬 人 稱 賞 之 上 海 一 戟 刺 新 遊 戲

回 力 球



每
晚
八
時
起
賽

中 央 運 動 場

上 海 法 界 霞 飛 路 亞 爾 培 路 轉 角

啼笑因緣續集目錄

作者自序

第一回 雪地忍衣單熱衷送客

山樓苦境寂小病留跡

第二回 言笑如常同歸謁老父

莊諧蓋作小宴鬧冰人

第三回 種玉來遲解鈴甘謝罪

留香去久擊案誓忘情

第四回 借鑑怯潛威憎藏豔跡

移花彌缺憾憤起飄茵

第五回 金屋菩癡花別具妙計

玉人作麝鼎激走情儔

第六回 借箸論孤軍良朋下拜

解衣示舊創俠女重來

第七回 伏櫪起雄心傾家購彈

登樓記舊事驚夢投懷

第八回 辛苦四年經終成泡影

因緣千里合同拜高堂

第九回 尙有人緣高朋來舊邸

眞無我相急症損殘花

第十回 壯士不還高歌傾別酒

故人何在熱血灑邊關

啼笑因緣續集

第一回 雪地忍衣單熱衷送客 山樓苦境寂小病留踪

却說西山的何氏別墅中，紫色的窗幔上，照着一雙人影，窗外冰天雪地中的一輪涼月，也未免對了這旖旎的風景，發生微笑，這兩個人影，一個是樊家樹，一個是何麗娜，影子是那樣的倚傍一處，兩個人也就站着不遠。何麗娜眉毛一揚，兩個酒渦兒掀動起來，她沒有說話，竟是先笑起來了。家樹笑道：「你今天太快活了罷？」何麗娜笑道：「我快活，你不快活嗎？」說着，微微的搖了一搖頭，又笑道：「你不見得會快活罷？」家樹道：「我怎麼不快活？」在西山這地方，和出洋的朋友見面了。何麗娜笑着，也沒有什麼話說，向沙發椅子上引着道：「請坐，請坐。」家樹坐下了，她就親自重斟了一杯熱熱的玫瑰茶，遞到家樹手上，自己却在他對面，一個錦墩上坐着。家樹呷了茶，眼望了茶杯上出的熱氣，慢慢的看到何麗娜臉上，笑道：「何女士，你現在可以回城去了吧？」

說這句話不要緊，何麗娜心裏，不覺蕩漾了一下。因爲這句話以內，還有話的。自己是爲婚姻不成功，一生氣避到西山來的。他現在說可以回城了吧？換句話說，也就是不必生氣了。不必生氣了，就是生氣的那個原因，可以消滅了。他不覺臉上泛起兩朵紅雲，頭微微一低。心裏可也就跟着爲難，說是我回城了，覺得女兒家，太沒有身分，在情人面前，是一隻馴羊。可是說不回城去，難道自己還和他鬧氣嗎？那末，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又要失去了，縱然說爲保持身分起見，也說含混一點，但是自己絕對沒有那個勇氣。究竟她是一個聰明女郎，想起剛才所說，眼睛和愛情一樣，裏面夾不得一粒沙子，便笑道：你眼睛裏那一粒沙子，現在沒有了嗎？家樹微微着，點點頭道：沒有沙子了，很乾淨的。他雖是那樣點了頭，可是他的眼光，却並不曾向她直視着。只是慢慢的呷着茶，看了桌上那對紅燭的燭花。何麗娜見他不好意思說話，不便默然，於是拿出往日在交際場中那酒脫的態度來，笑道：茶太熱了吧？要不要加點涼的？家樹道：不用加涼的，熱一點好。何麗娜也不知是何緣故，突然嘆

一聲笑了出來。笑畢，身子跟着一扭。家樹倒也愕然。自己很平常的說了這樣一句話，爲什麼惹得她這樣大笑？喝玫瑰茶，是不能熱一點的嗎？他正怔怔的望着，何麗娜才止住了笑，向他道：我是想起了一件事，就笑起來了，並不是笑你回答我的那一句話。家樹忽然有一點省悟，他今天老說雙關的話，大概這又是雙關的問話，自己糊裏糊塗的答復，對上了她那個點子了。當然，這是她願聽的話，自然是笑了。自己老實得可憐，竟是在一個姑娘當面，讓人家玩了圈套了。便舉起茶杯來一飲而盡，然後站了起來道：多謝密斯何，吵鬧了你許久，我要回旅館去了。何麗娜道：外面的雪很深，你等一等，讓我吩咐汽車夫開車送你回去。說着，她很忙的就跑到裏面屋子裏去，披了大衣和帽子出來，先將帽子交給家樹，然後兩手提了大衣，笑着向他點頭，那意思是讓他穿大衣，家樹也不知如何是好。向後退了一步，兩手比着袖子，和她連連拱了幾下手道：不敢當，不敢當！何麗娜笑道：沒關係，你是一個客，我作主人的招待招待那也不要緊。家樹穿是不便穿，只好兩手接過大衣來，自行穿上。

何麗娜笑道：別忙走呀？讓我找人來送。家樹道：外面雖然很深的雪，可是很大的月亮。他一面說，一面就向外走。何麗娜說是吩咐人送，却並沒有實行叫人，輕輕悄悄的就在他身後緊緊的跟了出來。由樓下客廳外，直穿過花園，就送到大門口來。家樹到了這裏，忽然一陣寒氣，夾着碎雪，向人臉上頸子上直洒過來，這就想起何麗娜身上，還穿的是灰布旗袍，薄薄的分量，短短的袖子，怎樣可以抗冷？便回轉身道：何女士請回罷，你衣裳太單薄。何麗娜道：上面是月，下面是雪，這景致太好了，我願意看看。家樹道：就是要看月色，也應當多穿兩件衣服。何麗娜聽說，心裏又算蕩漾了一下，站在門洞子裏避着風，且不進去，遲疑了一會，才低聲道：樊先生明天不回學校去嗎？家樹道：看天氣如何，明天再說罷。何麗娜道：那末，明天請在我這裏午飯，就是要回學校，也吃了午飯去。說到這裏，女僕拿着大衣送了來，汽車夫也將車子開出大門來。何麗娜笑道：人情作到底，我索興送樊先生回旅館去。說時，她已把大衣穿了，開了汽車門，就坐上車去等着。這是何小姐的車子，家樹不能將主人翁從

她自己車子上轟了下來，只得也跟着坐上車來，笑道：像主人翁這樣殷勤待客的，我實在還是少見。何麗娜笑道：本來我閑居終日，一點事情沒有，也應該找些事情做做呀。二人說着話，汽車順了大道，很快的已經到了西山旅館門口。家樹一路之上，心裏也就想着，假使她下車還送到旅館裏面去，那倒讓自己窮於應付。這時何麗娜可就笑道：恕我不下車了，明天見罷。家樹下得車來時，她還伸出一隻手在車外招了兩招呢。當時家樹走進旅館裏，茶房開了房間，先送了一個點了燭的燭台進來，然後又送上一壺茶，便向家樹道：不要什麼了嗎？家樹聽聽這旅館裏，一切聲音寂然，鄉下人本來睡得很早，今晚又是寒夜，大概都安歇了，也不能有什麼可要，便向茶房擺了一擺頭，讓他自去。這屋子裏爐火雖溫，只是桌上點了一枝白蠟燭，發出那搖搖不定的燭光，在一間很大的屋子裏，更覺得這光線是十分微弱。自己很無聊的，將茶壺裏的茶斟上一杯。那茶斟到杯子裏，只有玲玲的響聲，一點熱氣也沒有，喝到嘴裏和涼水差不多，也僅僅是不冰牙罷了。他放下茶杯，隔了窗紗，向

外面看看，月光下面的雪地，真是銀裝玉琢的世界。家樹手掀了窗紗，向外面呆了許久，然後坐在一張椅子上，只望了窗子出神。心裏就想着，這樣冷冷靜靜的夜裏，不知關氏父女投宿在何處？也不知自己去後，何麗娜一人坐汽車回去，又作何種感想？他只管如此想着，也不知混了多少時間，耳邊下只聽到樓下面的鐘，噹噹敲上了一陣，在鄉郊當然算是夜深的了，自己也就安歇了罷。於是展開了被，慢慢的上床去睡着，因爲今天可想的事情太多了。靠上枕頭，還是不住的追前揣後想着，待到次日醒來，這朝東的窗戶，正滿滿的晒着通紅的太陽，大概是不早了，連忙翻身起床，推開窗紗一看，雪地上已經有不少的人來往。可是旅館前的大路，已經被雪遮蓋着，一些看不出來了。心想，昨天的汽車，已經打發走了，這個樣子，今天要回學校去已是不可能，除非向何麗娜借汽車一坐。但是這樣一來，二人的交情進步，可又要公開到朋友面前去了。第一是伯和夫婦，又要進行喝冬瓜湯的那種工作了，想了一會，覺得西山的雪景，很是不壞，在這裏多耽擱一天，那也無所謂，於是

吩咐茶房，取了一分早茶來，靠了窗戶，望着窗外的雪景。慢慢的吃喝着。吃過了早茶，心裏正自想着，要不要去看一看何麗娜呢？果然去看他，自己的表示，就因昨晚一會，太切實了。然而不去看她，在這裏既沒有書看，也沒有朋友談話，就這樣看雪景，混日子過嗎？如此想着，一人就在窗子下徘徊。忽然一輛汽車，很快的開到旅館門前。家樹認得，那是何麗娜的車子，不想自己去訪她，不訪她，這個主意未曾決定，人家倒先來了。於是走出房來，却下樓去相迎，然而進來的不是何小姐，乃是何小姐的汽車夫。他道：樊先生請你過去罷。我們小姐病了。家樹道：什麼病了？昨天晚上我們分手，還是好好的啦。汽車夫道：我沒上樓去瞧，不知道是什麼病，據老媽子說，可病得很厲害呢。家樹聽說，也不再考慮，立刻坐了來車到何氏別墅來。女僕早是迎到樓梯邊，皺了眉道：我們小姐燒得非常的厲害，我們要向宅裏打電話，小姐又不許。家樹道：難道到現在為止，宅裏還不知道小姐在西山嗎？女僕道：知道了幾天了，這汽車不就是宅裏打發着來接小姐回去的嗎？家樹說着話，跟了女僕，走進何

麗娜的臥室。只見一張小銅床，斜對了窗戶，何麗娜捲了一床被躺着，只有一頭的亂髮，露在外面。她知道家樹來了，立刻伸出一隻雪白的手臂，將被頭壓了一壓，在軟枕上，露出通紅的兩頰來。她看到家樹，眼珠在長的睫毛裏一轉，下巴微點着，那意思是多謝他來看病。家樹隨伸手去摸一摸她，覺的不對，她又不是鳳喜。在他手一動，身子又向後一縮的時候，何麗娜已是看清楚了，立刻伸手向他招了一招道：「你摸摸我的額頭，燒得燙手呢。」家樹這就不能不摸她了，走近床邊，先摸了她的額頭，然後又拿了她的手，按了一按手脈。何麗娜就在這時，連連咳嗽了幾聲。家樹道：「這病雖來的很猛，我想，一定是昨天晚上受了感冒了。喝一碗薑湯，出一身汗，也就好了。」何麗娜道：「因為如此，所以我不願意打電話回家去。」家樹笑道：「這話可又說回來了，我可不是大夫，我說你是受了感冒，究竟是瞎猜的，設若不是的呢？豈不就誤了醫治？」何麗娜道：「當然是的，醫治是不必醫治，不過病裏更會感到寂寞。」家樹笑道：「不知道我粗手大腳的，可適合看護的資格？假使我有那種資格的話……」何麗娜不

等他說話，燒得火熾一般的臉上，那個小酒渦兒依然掀動起來。微笑道：看護是不敢當，大雪的天，在我這裏閑談就是了，我知道你是要避嫌疑的，那末，我移到前面客廳裏去躺着罷。這可讓家樹爲難，是承認避嫌呢，還是否認避嫌呢？躊躇了一會子，却只管笑着。何麗娜道：沒關係，我這床是活動的，讓他們來推一推罷了。女僕們早已會意，就有兩個人上前，來推着銅床。由這臥室經過一間屋子，就是樓上的客室，女僕們在腳頭推着，家樹也扶了床的銅欄干，跟了床，一步一步的向前走。何麗娜的一雙目光，只落到家樹身上。到了客廳裏，兩個女僕走開了，家樹就在旁邊一張椅子上坐了，他笑了，她也笑了。何麗娜道：你笑什麼呢？家樹道：何女士的行動，似乎有點開倒車了，若是在半年以前，我想臥室裏也好，客廳裏也好，是不怕見客的。何麗娜想了一想，才微微一搖頭道：你覺得這話很知道我，可也不盡然。我的脾氣向來是放浪的，我倒也承認，可是也不至於在臥室裏見客。我今天在臥室裏見你，那算是破天荒的行動。家樹道：那末，我的朋友身分，有些與人不同嗎？何麗娜聽